

责编/原梓峰 徐伟 美编/白杨 校对/李月

作者简介

王莺，女，北京人，小学教师，北京作协、丰台作协会员，中国《今日国土》特聘作家。2016年出版个人散文集《北京花事》，发表《总是少一个人》《孩子，你是最棒的！》等散文，在光明日报社《最美长安街》征文中获一等奖。



鲜花盛开的时候



师范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丰台花乡的一个小学实习。花乡很大，有很多小学，但规模都不大，最大的小学是樊家村小学。

花乡的几个村子都特别有意思。黄土岗村的土，没有种不活的花。老北京人种花必要用黄土岗的土，包括宫廷御土。白盆窑村也有意思，烧制各种养花的花盆。草桥村的桥，隐在花间草木中，流淌着清澈见底的玉泉……

樊家村更意思。村里早在几百年前就种白芍药和红牡丹。村子里总弥漫着各种香味儿，花畦里的茉莉、白兰花、玫瑰……清幽雅甜混和在一起，让人欲罢不能。大石榴，大柿子，大甜枣，还有桃子、李子、杏在村里随处可见。京城老茶店熏茶叶的茉莉花都来自这里。麦当劳、肯德基、吉野家这些洋快餐用的第一棵洋生菜西兰花，也来自这里。京城第一家花店、细菜场、特菜供应点也是来自这里。

樊家村，半亩花田半亩蔬，各种瓜果蔬菜种得与众不同。除了大众的花蔬，不重样地种，品种特别丰富多彩，有别人没种的，或者你都见过的东西。种植技术前卫、领先，特别能接受新鲜事物，樊家村的天地就像鲜花盛开一样灿烂。

那时，学校周边是错落有致且低矮的农舍，一畦畦花田、菜地、暖棚土洞子，还有一大片密密匝匝啤酒花的花架，知道啤酒花吗？这个是在70年代从欧美引种的更有意思的东西。啤酒花、葎草、勿布、酵母花、啤酒，加了个这样的神物儿，酒，特香，特醇，特激，金黄色的液，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

樊家村东、西有两个花神庙，这显得比较奢侈，因为全国总共没有几个。明朝时名声大噪，附近的、全国各地的花匠、商人会馆等会聚在这里贸易，经验交流，过花朝节，十八个村载歌载舞，各显其能，祈求丰收，那阵仗好不威风，樊家村人打头阵，樊家村的人不到不开锣。花神庙供奉着13个花神，司掌十二个月不同的花。还有个小和尚在讲花仙子的故事：第一个花神诞生在牡丹花丛的……可我不知道怎么就多出来一个花神呢？

我是花乡的新老师，教副科“自然”。我讲太阳、月亮，我讲公转、自转，上课时想找个地球仪。管后勤的老师说，“咱们学校没有，你去樊家村小学去找吧”。

我骑着二八自行车向北，路人告诉我，过了马草河，向右一转弯就是。我从樊家村小学的三个地球仪中挑了个最新的，放在自行车后架上往回蹬。过马草河的时候，小石桥的坡度让我摔倒。地球仪打着转儿，我的裙子挂在脚蹬子上。“看你，没绑好，支在后架子上，怎么能稳呢？”他边说边帮我扶好了车，从他的三轮车里抽出一段麻绳。他的三轮车上是满满的、黄灿灿的菊。他叫刘焕尧。那个“尧”是尧舜禹的“尧”。后来他还送我一盆牡丹。“这是我养了三年的富贵红，这个

红，色正，水灵，从那儿压的条”。说着，他朝院子努嘴笑。五间北房，院子不大不小，除了有棵大枣树，满院子花朵。“虽说现在不是种的时候，可我带着大土坨呢”。他一边说一边拎出个袋子。“这是黄土岗的土，拿上，种时把玩儿挖大点儿。”为什么非要用黄土岗的土呢？看我疑惑，他把大手伸进袋子，抓了一把，使劲儿攥住，又松开：“这土，没处找去，肥着呢，装盆不粘手，换盆不散坨。”

永定河，北京人的母亲河，在千万年前，河水源源不断地飞洪奔流，冲击造就了这扇肥沃的黄土平原，支流马草河，环抱着美丽的樊家村。后来，我带着花和土回了城。现在我们对“城”的概念大都以天安门为中心，而金代金中都的城门就在丰宜门，丰台路，花乡。花担乎明尽入城。我常想，朝花夕拾，几度春秋，也许没牡丹就没有北京城吧。

2015年教师节，我去拜访我的老师，樊家村老花匠刘焕尧。他已年近八十，耳聪目明。他屋里屋外仍是各种牡丹各种菊，各种梅，各种月季，各种兰，名多肉植物，都挂着小纸牌子，桌子上有个大地球仪，一张中国地图，一张北京市交通大图，各种书和报。虽然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但我还是很惊讶。他厚厚的磨得发软的格楞本本，小本子上密密麻麻有他用圆珠笔制成的表格：天气、温度、风力、土壤湿度、酸碱度……手绘的种子胚胎、花枝叶、花形态。一个初中毕业的花匠，有一个大学教授的研发态度。有意思吧？

公元1676年，初夏。康熙令十九岁的固伦郡王以公主身份下嫁蒙古贵族万丹伟征之子额琳臣为妻。美丽善良的公主明白自己肩负着和平团结的重任，因此对于远赴塞外并无怨言，公主对于丰厚的陪嫁无动于衷，一心想要御花园中一株刚刚花落的牡丹作为陪嫁礼物。而这株只有六年的富贵红牡丹，是由花乡的花匠送入宫中的。正是这株牡丹，虽然一路坎坷，气候恶劣，终在塞北的严寒之地生根开花。

三百多年以来，固伦郡王带到塞外的这棵陪嫁牡丹至今依然枝繁叶茂，花香袭人。

2021年5月25日，我和花乡的几个年轻的花匠，决定穿越480公里，寻访那株牡丹。从北京花乡出发，一路北上。经大广高速、八深高速，过306国道。陡坡，盘山，村路。行驶7个小时480公里，到这一座四面环山的农舍。战乱，冰雹，雷电，风霜，她什么没经历过？但她依然王者的风范：平均株高1.6米，大花冠直径超过2米。分枝中最大主径达7厘米左右。粉红色花朵，静静地仰头看着我们，似乎一直等待着我。就这样的千千层瓣儿，每一层都包裹着沧桑历史与凄美的爱情故事。我们站在她身边，与地面对面，看她的嫁衣她的脸的长发。我想起那个地球仪。中国地图最北面的版块上，这株伫立了366年的牡丹，是用它与生俱来的强壮和美丽，赴履与北京花乡亘古不变的百年之约

吗？我们决定让她荣归故里，2021年秋天地的儿女，根植于花乡这片沃土，在春天卓尔绽放。2019年5月1日，牡丹芍药国际竞赛评审颁奖典礼在世园会举行，2753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洛阳、菏泽的参赛作品中，北京丰台樊家村花匠李淑贤选送的“百年牡丹”荣获金奖，它的名字：盛世。这是皇冠型，大红的花朵：雍容华贵，胜利者的荣耀与尊严。透明的新枝，苍劲的老干，共同有力地支撑着花大叶茂。这是一棵树吗？丛生极多的萌蘖、生枝、节间，无一不记录着它的坎坷、蜕变。我难以分辨它的主干，但我看到，它们用百年的历练，形成了一个主干群体，各司其职，枝干相持，扩展成一片牡丹森林，这是一个团结紧密的大家族。2020年秋，李淑贤把获奖牡丹种植在莲花池公园。

2022年教师节，我成了樊家村的“荣誉村民”，我感到很荣耀。如今的樊家村，地球人想让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个鲜花盛开的时候。

樊家村人，自筹自建、自持自用的方式发展形成了三大产业，如果朵鲜花绽放。天坛生活广场、人才大厦、鼎业文化园。周边是天坛医院、口腔医院、首都经贸大学、法官学院、天坛生活广场、亚洲第一火车站丰台火车站……

我又来到樊家村小学，这个建于1918年的村学，校门口有棵古槐一直在等着我。

我丈量这棵树，看看这十年来它又长了多少。冠幅现在已经有18米多，高度已经超过了20米，和小学教学楼一般高了，树围303厘米。我很奇怪，不是说树老了就长得慢吗？

这棵树估计有300年了。平均一年大约长2厘米。小树长得快，老树一挂甲长得慢。树甲，撕裂的树皮，似龟纹，如龙鳞，一块块的小石头般地挂在树干上。这地儿，原来是药王庙，也曾深宅大院，因为深深的围墙，所以“窝风”，因为曾被人忽略，原来确实长得有点儿慢。这几年，经过了拆迁、修路，大兴土木，这棵槐树虽断了一些根，伤了一些脉。但槐树的根受了伤，它自己都来不及愈合，便开始了第二春，反而长得更加繁茂了！它以更强劲的姿势，爆发式地萌生出更多的根脉，迅速成长。根深叶茂，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村北还有一棵大枣树，似乎一样的历程。花团锦簇，枝叶茂盛，果实累累。

我想起一句话：人的胸怀是被痛苦和委屈撑大的。我还想起达尔文说了，逆境才能使人类进化。

樊家村，这个鲜花盛开的村庄。不止是中关村、亚运村的概念，宜居北京、创卫、创森、创城。樊家村，花乡，原来有个世界公园，把地球上最美的景致浓缩在这个公园里，现在，要向世界绽放。在这丰台的沃土上。

在这鲜花盛开的时候。

王莺/文



周末TIPS

来园博园感受生态之美

北京园博园位于北京西南部丰台区境内永定河畔绿色生态发展带一线，总面积267公顷，东临永定河新右堤，西至鹰山公园，南起梅市口路，北至莲石西路，依托永定河道，与卢沟桥遥相呼应，历史文化氛围浓郁，地形多变，山水相依，颇具特色。

最近，鸟类爱好者在北京市丰台区园博湖湿地发现了震旦鸦雀。震旦鸦雀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生存条件对周边环境要求非常苛刻，目前数量非常稀少，被列入濒危物种。这一发现在给人们带来惊喜的同时，说明了一个事实：生态好不好，动物能知晓。2013年，借举办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契机，北京市丰台区利用深达20多米的砂石垃圾坑，建成了目前亚洲最大的功能性潜流型人工湿地。现在的园博湖湿地植被茂盛，白鹭、野鸡、野鸭等在碧水蓝天下或嬉戏打闹，或潜水捕食，呈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物多样性，堪称“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震旦鸦雀重新现身也就不足为奇。



特约摄影 赵剑



周六天气

多云转晴

1~14℃



周日天气

多云

0~12℃

气象信息由中国气象局网11月10日15时提供



丰台有线电视 803 频道
《创卫有我 健康同行》栏目每周六晚 21:10 播出，周日 9:10 和 13:10 重播。本周六播出内容为《如何戒烟》，敬请收看。